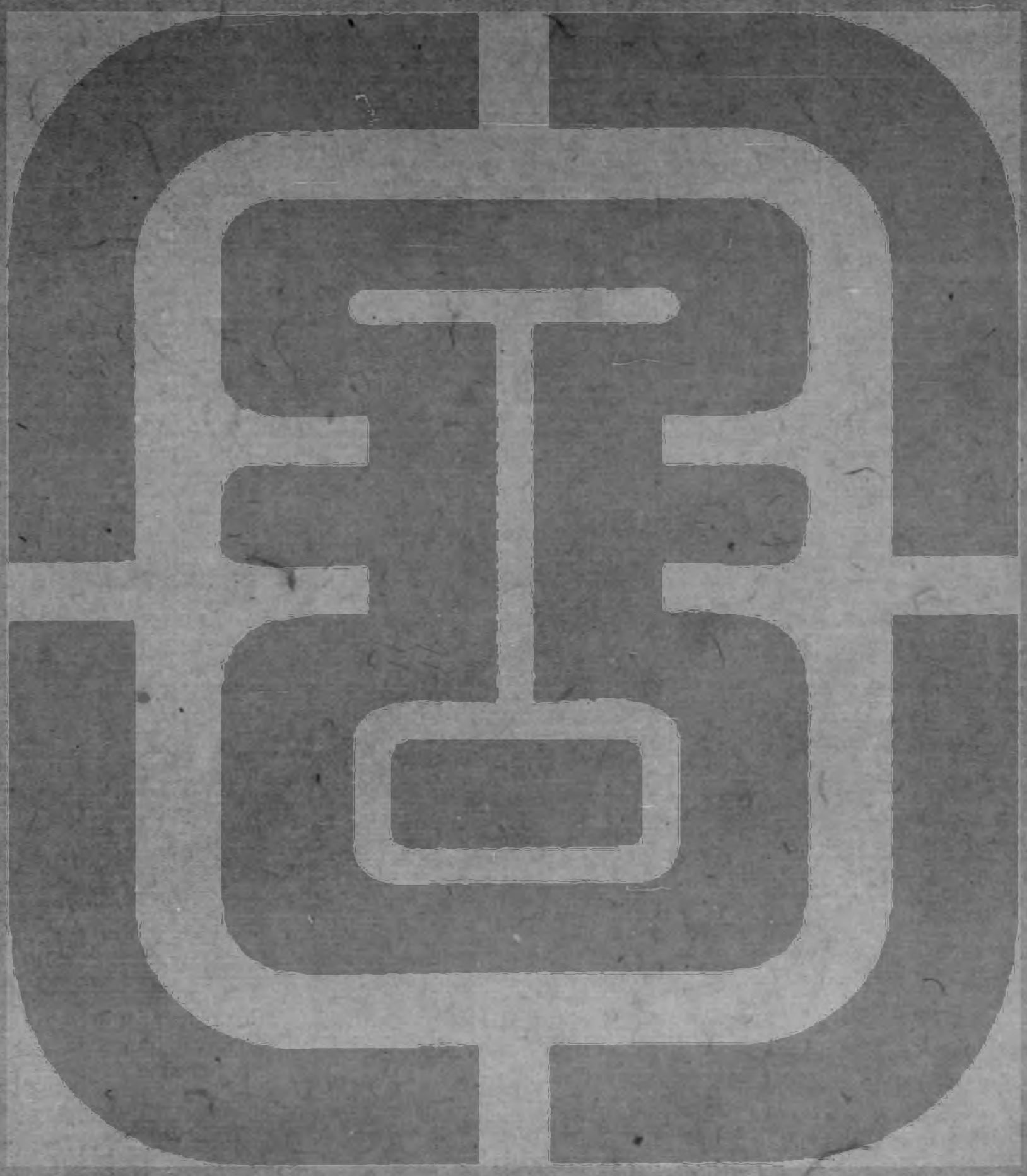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

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不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已

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爻抑趙有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遇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撮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遵養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內爲上六一小人之耿此小人之諜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懦有愠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群陽而孑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群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愠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

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耿閻尹而害忠烈壯于頗而獨行遇兩者也温太真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慍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牛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狠濟剛宜其與群陽並進以夬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夬決爲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臀無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夬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恐狠愎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

既從靈賢復背靈賢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以陽處陽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憾九五爲決小人之主合衆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莧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煩吾君夬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爲光大之憾何也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君易決而決之奚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賈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爲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寵

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莧陸馬齒也故至脆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爲弔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爾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然剥極

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旣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况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剥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蹢躅而踴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於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於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濞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彖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

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喜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蚤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綱纖則筍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爭魚而傷故曰无膚夬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

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于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尭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尭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塊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

咎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蕞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荀廢蘭陵亦然而况賈誼仲舒馮衍之徒與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

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式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怠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已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說兌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

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暱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爲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群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固將舍舊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爲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

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邉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

不於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則爲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爲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爲聚則已偪九五之尊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求其萃聚之難也非求其萃聚之難也求

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乎而惕然懷匪乎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父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齎咨涕洟憂之至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

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甘吕望渭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群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

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臣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衞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閎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楊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

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爲治君升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黍稷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

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三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

乎坎之險處以免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爲而亨也說也曷爲而說也貞也曷爲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已者千憂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徑求困亨之蹊誇以亨其鬻侈以亨其競媚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於天儀衍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其藜羹欒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兊爲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无水之坳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

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孰能禦之困之所以亨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况困之世乎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囂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與初者卦之下體故爲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鴟鳶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

之君子爲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揜九二吐而去之
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鬥之不
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戶庭之不
出紱冕之自來粢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
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
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已同德而不與小人同
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已先
毋已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
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已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
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
也利用享祀省以精誠通乎君猶享祀通乎神也
使左右能止卽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
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爲霸者乎
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爲赤故爲朱紱
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則日食日揜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

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揜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乖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鄰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爲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謂上六與已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爲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爲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觧入邪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閡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

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爲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爲小人所揜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東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爲車剛故爲金又坎爲輿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揜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揜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爲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爲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爲爾一有爲焉孰爲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刖孰爲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

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且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拚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爲二陰之所縈如困於葛藟之蔓而不得脫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卼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遏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告乂許其吉行皆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劓刖爲下懽汜之事可不戒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井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嗇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嗇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爲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繘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縲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三初六九

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二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縲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缾仰而井之象韓信以木罌缶渡師其古之汲瓶之類與羸纍字已解

在大壯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洌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絶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

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絜清故也今也泥而不絜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況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之詠歸漆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爲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爲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爲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是井不爲井而反爲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鮒之瑣細而反不及於魚鼈之盛多會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以爲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

常信无極而國皆然子馮䏰入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渟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爲之惻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以爲井歎也非爲井歎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爲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揜於物遠於人非

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楊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爲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温故知新爲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甓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爲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

六四一有兩甓接連之象故爲甃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洌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

寒之德爲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洌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汙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一開而勿幕之象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

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後之相慶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

物窮必革亦衆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
皆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豈特治曆之一事
哉食者人之天曆者食之天舉其大它可推矣曆
遺乎革者三辰有差曆亦萬變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蚤
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
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
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
可也當固執之堅恐之如黃牛之革焉不曰未可
以有爲而曰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
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
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
時而不爲何時而可爲今日巳日乃革之然後征
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
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巳有革之之日

而主之吾乃可以賛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爲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敝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夾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爲不以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乎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夾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夾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信之天夾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肇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鄧然則九

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兌說之初也又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爲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爲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爲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敝濟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符堅之行舉國之欲動不能動漢文之靜雖然與其輕也寧重與其喜也寧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已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念其革面而必强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工不以爲遲憂其革之盡也非憂其革之盡也憂其革之過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

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亨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勲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蓋取諸鼎然又有一說焉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故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紂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盡良庖无潔清之鼎去敝不盡聖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盡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盡去一世之敝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毫之不盡乎故爲鼎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爲治者滌蕩其舊以盡徹其晦冥否惡盡而貴珍之膳來晦宜徹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雷以寬高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爲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爲長女而初六居下故爲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雖陰而初爲陽故爲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潔故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

聖賢可飽夫天下九二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
正位上遇六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
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
然寇陽者陰讐正者邪初六與吾近而吾仇也寇
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
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
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
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
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
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
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慎所
之者言謹審而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
惟慎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輕而浮其
中者粹而美曷粹而美也間乎輕重清濁之中也
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孰爲鼎之

實三陽是也孰爲實之中九三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肉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萬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矣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暗君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君臣之義爲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无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

後能不踣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力已小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顯與友覆之牢之以圖靈寶衆縶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縶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以戒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挈一鼎者聽於耳挈天下者聽於君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爲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爲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爲天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黃中得九二爲大臣故爲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雨既浹而雲歸鼎既薦而鉉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薦而安逸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面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鉉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爲金鉉粹於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爲玉鉉玉者質剛而德柔温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處柔則爲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爲玉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爲玉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三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四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惟敬故无懼无懼者

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爲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爲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爲福移懼爲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才姜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爲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爲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爲雷爲動曰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著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況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

功用焉聞雷而恐懼驚也驚而已矣過則舍之徒
驚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
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
懼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彖辭已言之矣爻彖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
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
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
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
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
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
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
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
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

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貝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乂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爲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柰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乎國之福身之福也蓋子馮不爲令尹蔡謨不拜司徒可以无眚矣抑可以爲次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內處至陰之位百練化爲繞指一齊咻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珣瑜伾文並君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爲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發撥亂反正以大有爲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爲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已五固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鬬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

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驚一則以安曰
征凶言往則凶驚之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
咎安之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
而不往則无咎我躬遠於剛而我之鄰六三實當
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再以三警之曰汝雖无
咎而鄰之蘇蘇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禍莫
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
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
秦賂以代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王而秦
穆懼吳王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
者與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
與上應曰鄰說者以五爲鄰五君也非鄰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
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順如人之順噬嗑如
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陰虛而衆者

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貞面內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復見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貞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學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內故艮其背悔外故艮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字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爲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已耦而耕踰而避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

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内而不自見其背况見已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况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况二山相重乎山兼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緼袍緼袍立孤貉孤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孤貉併緼袍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絶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其背所以絶人欲而全天理此

止而絶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
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
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止未失正也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
况肆之於初者乎顔子之不遠復止一已之不善
於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而張釋
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顔爲幾乎
聖而文爲七制之主止於初之效也艮止也初六
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
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
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
也然六止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剛必有順柔之
忠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已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

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逄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武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旦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艮其閫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閫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背而不動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靜如百練之金而不可革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

而不可轉九三之剭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功也然則學顧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同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夤亦背也厲亦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艮爲門闞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疏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體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綍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

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艮之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止而偶有口胠而不合之象故爲輔頰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顛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

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爲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爲漸也君子體之以此處已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責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巽爲長女又爲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

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節哉爲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愠武叔孟子怨臧倉矣艮初山之麓故爲干又偶立有江干兩岸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自于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衎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商高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爲艮二山之石故爲磐艮爲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止極者進必銳伏乂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乂也以陽居陽進必銳飛必高也是故自于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衆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四九三之群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群類而離絕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悅醜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耻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盍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爲六四之所凶災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鄺寄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爲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漸于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于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三禦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故乘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爲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合而无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

也惟君臣能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爲甚間之所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正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朞年而化或者不妄則易妄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爲陵鴻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爲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陵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僭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躁於進也雖平而高

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干自
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爲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
於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
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
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
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故
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寇鄧重漢之功不
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
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爲進退又巽爲風至上九風
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艮
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爲嫁
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
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

之家也曷爲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爲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妹者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婦之也孰爲之兄震是也故兄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兄之兄也曷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爾而況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爲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爲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

无娶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爻又以妹從姊而爲媵愈失之矣巽爲姊經有兌而无姊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巳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興雨則澤益滋兌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衰禍魯叔姬歸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无父爲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婚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眯跛言弱也幼孤之妹眯若不振待兌以振者也初九在

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故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已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爲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凡之命而自往貞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日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昧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恒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歸妹以娣其猶泰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獮獲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吉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體陰而陽其性

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則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躐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綠衣上僭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爲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以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顧之葛也與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不輕至四則愆期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爲之妹以是先歸是妹豈不光華焜燿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爲過之而自以爲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遂日也婦遂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遂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訓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愛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遂可能也帝乙之訓難能也帝

乙之訓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
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
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與袂袖
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爲兄尊而
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尤與故九二之爲女奉承之
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爲士
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腥以實其器少
妹疇依焉儻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則前人目
不瞑矣一妹不足託而足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
也上卦☲有虛筐之象兌爲羊上六而在外朝爲
許靖爲王衍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四